國朝文錄續編

尊聞居士文錄引

尊聞居士集瑞金羅臺山先生著瑞金爲肖者少屬邑臺山生易堂諸子之後習聞其緒論久矣然不欲以其學自畫少負奇氣慨然慕張齊賢之爲人及交宋道原引之見鄧慕濂先生始折節讀經史以優行貢成均長洲彭允初見其行卷異之結爲密友遂相從談禪遍讀三藏之書始欲法之以爲文繼遂淫焉癖焉醉焉飽焉若非此不足以安身而立命者世未嘗不異其才而悲之而惜之也其爲人不可一世而獨低首于朱梅崖文亦轉學梅崖遂至失其故步甚有佶倔如盤誥艱深如法言不可句讀如辨守

園居記者不可謂非好奇之過然而獨到之篇躋天根而探月窟神來之作挈雷霆而走江河實有唐宋人未詣其與漢魏人求極其奇而獨與周秦諸子相往來者王蘭泉先生誌墓稱其外服儒風內修梵行于世出世法非同而同非別而別非緣而緣非相而相所以傾倒之者至矣乎小子何足以知之今錄其文之醕者為二卷其過於奇詭者不敢錄也

尊聞居士集卷一

瑞金羅有高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書濟陽張子立命說辯後

明中葉有袁子者作立命說其說曰人爲善則美報隨之有一善必有一報善之大小立之格日籍之計日課數告天天將綮其多寡長短輕重以疇適其等不差爽厥分濟陽張子聞而非之曰是異端曲說也是術小惠微勸與天地鬼神市者也是惑於二氏因果報應之言而操附吾儒惠迪吉從逆凶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之旨以成之者也是說也好誕者樂言之急功利嗜富貴者樂言之遞相扇

誘增益傳播而不知其詩經誼陰爲吾道螟蟘也何言之爲人臣而矜功伐邀寵利不可謂忠爲人子而顯勤勞邀厚分不可謂孝藉小惠微勸邀福報於天不可謂善人不可謂畏天人捨六經語孟所教之公善誠善而學僞善以自私六經語孟以至誠爲公之教而袁氏亂之以私僞彼其說曰吾以濟物也私僞之心積以望報故飾爲善望報切報不至將疑報既至將忍其濟於物幾何矣羅有高曰張子之論正矣其陳誼高矣反經之功卓矣雖然吾懼杜塞中下爲善之路也張子曰君子之教人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人苟自進於善何論中下不自進於善而從習其

私且僞者成其中下士人讀書立身竟甘以中下自域君子教人竟將盡天下之人毆之中下也雖有高目是不然記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上焉者之於善也成膚革毛髓悉善氣之充中焉者灼知善之益若水行之資舟壺也其見不善也浼之若涂中下者之於善不善也如景然如響然不必辨晳也顯之嚴王法而勉焉幽之嚴鬼神而勉焉或名譽之勸而勉焉或章服之監而勉焉依朋類因習而上下焉下焉之於惡也成其爲欲也邪僻而悍干冒王法欺誣鬼神以徑遂其欲者也其爲惡也名譽之不爲變譏毀集之不爲變公

爲之不甚畏人知誠爲之必不屑以僞善猻之也故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下愚不移是故上焉者天地清純之氣之萃而間有者也下焉者天地濁駁之氣之萃而間有者也常有者中人耳而中人者有欲畏先王知夫中人者之欲畏之大可因也是故樹之皇極以觀其觀敘之彝倫以理其統紀之禮儀以定其位文之頌辭以馴其野飾之傞饈燕好以聯其情慮有闇而不明也于是道之師友講說以極其奧慮有強而不從也于是習之音樂鼓舞以感其天繇焉而才美出于其倫於是乎榮之爵賞以旌之敎周備而恬不率放敖併張於是乎施之刑撻以

威之發郊遂書井疆以媿攴之刑賞昭而欲畏壹欲畏壹

而王道亢若是其迂且難也當其時無欲無畏中道若性

者固宜有之矣而緣欲畏而服教適善者不其衆矣乎慕

風聲凜象魏然後明好惡之鄉定欲畏之分以畏爲隄以

欲爲表勉而遜事者不逾衆矣乎是皆不能離乎私且僞

者也先王不忍殊異之咎保無疆總而教之博之埶術以

怡說之寬之歲月以堅樹之及其成也和順浹誠信遍欲

惡泯天則著德產精微之致人人曉然固有由殺經緯繁

委之散貫習說樂而調敦北而不厭而王道四達矣亢張

予之說是辦中下蕩排入善之路也何也有所欲而好仁

是私僞也有所畏而惡不仁是私僞也尊爪聲凛衆魏以畏爲隄以欲爲表者私僞之尤也而先王不忍殊異而屏之者以爲上焉者無欲畏而功無所事吾教下焉者邪僻無所畏吾之教施之而窮惟誅殛竄流之待耳中焉者之好仁惡不仁也誠不誠雜而其于欲畏也無不誠其于欲畏也誠斯其畏知能之見端可孅馭而挑之者也吾有以施吾教矣故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故曰譏道自己而制法以民張子之說尊無所謂不以鳥養養鳥以己養養鳥者吾見爰居之駭鐘鏞而竄匿也且其于天人之際也似嫁而弗離未遂之游意而爲之辭者也曰大禹孔子

之言天蓋以理勢之自然者爲天非謂紀功録過䌷繹而較者爲天也蓋言天之可畏非謂天之可邀也是則然矣夫張子之所謂自然者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云爾夫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其非覬髣闊畧偶會其適之謂至神至精肖類應辨若刻符契眇不覩其朕故曰各正性命物與無妄也夫然則天之紀功録過䌷繹而較視人自疏獨書尤密嚴矣權衡不言而人取平焉度不言而人取幅焉概斛不言而人取量焉繩墨不言而人取曲直焉規矩不言而人取方圓焉此其程品井辨極于錙銖毫忽累黍而人不謂苛數者之陳於前即大姦滑無所施其

謬巧而能逃人之準威福于天地鬼神如斯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故夫先王之嚴天地鬼神則白矣本太一專陰陽柄四時紀日星殺地則曰降之社仁義則曰降之祖廟興作則曰降之山川制度則曰降之五祀郊之日皮弁聽祭報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爲田燭帝牛必在滌三月蒭牷犧粢無不被以奉天之饗者爲社事單出里爲社田國人畢作邱乘供齊犧牷犧粢無不被以奉地之饗者發爵賜服于禘出田邑發秋政于嘗大攻大禮大兵大刑大役無不臨之以天祖禰之以百神神明之惠下界褘袍翟闕之賤報饗之禮

達於貓虎中天下而立而不敢擅一事專利萬物而宗上有所承稟精禋祀典不雜以淫祀而不遺小鬼神之勞非以爲文也誠徹知夫神明之德幽明之故死生之原其情深其禮恪其事忠其服之於躬也詳其數之於治也察故其時黎民雍熙鬼神敘懷胎卵遂育由斯道也去聖遠失義而陳數主者怠媮勉强踵故而行與工祝同味秦漢之際器數壞散飾淫巧雜衆陋儒愚巫之法施之太常後儒鑿其誣贖不經矯枉而枉一切虛冒之曰理氣謂無物見前聖禮制幾若優伶之爲張子祖其說不復尋揣本末從而辭之是欲人之誠於善而杜誠之原欲人之畏天而以

闊略覶縷爲教也張子曰吾病夫志爲講而不本於六經語孟也夫六經語孟之與袁氏之說相懸也顧待辨說哉雖然吾且逼之賈無良金所挾之金不中程一倍之再倍之程與良金埒則主物者與物矣其與挾惡金而强賈者殊矣其與造僞金充良金者又殊矣其與徒手而志竊者又殊矣其與操刃而奪者又殊矣使有告者曰畜良金金不費而貨好彼其不信乎又有告者曰勉畜良金無以貨僞也將有謁而請之者彼其不信乎故吾以爲春袁氏之說而誠勤循行而不怠是將可與語六經語孟矣吾竊懼夫春袁氏而若存若亡也則其善芽已焦也吾又懼夫精

造偽金與真金亂也數六經語孟覬虓虎而折飛也等而下焉不且曰金不中程吾恥之造偽金吾猶有所費不若徒手而竊徒手而竊不若操刃而奪邪張子曰當其爲惡不祭一善及其爲善不祭一惡是惡齊桓晉文而取高洋朱溫耶取其爲惡不祭一善以其彊資爲可用之於善邪是謂操刃而奪者爲可風以純用真金不欺也其不可得矣張子曰人胃有積蟲于是乎不嗜五穀嗜泥炭積蟲奪其飲食之正矣知其爲病急捨所嗜用藥殺蟲漸進五穀則元氣可復不然是不且不得爲完人吾亦曰胃有積蟲未可驟進五穀也進五穀將倍而餓無俾其胃而反傷焉

必先用藥殺蟲矣袁氏之說卽未必其按古湯液亦殺蟲從治之劑也何也世之詩天地鬼神也久矣明之中葉綱紀紊政刑弛國法不足爲威勸而有人焉取威勸于天取威勸於鬼神其有省身滌慝之意矣張子曰人之胃中積蟲何物哉躁進萃昇之念是也吾則曰誠躁進與幸得與黠桀者將鶩走權寵之門求遂焉務而索之矣而信奉袁氏之徒則猶務其近權寵之心以上邀蒼蒼之天與不見不聞之鬼神不敢空邀而必自課其小善微勤以求鑑循是而不休將有覺其躁進幸得之念之非反於公善誠善而不雜殺蟲而五穀進將有味之而甘猒飫而不捨者矣

易曰內約自牖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夫天地鬼神之德之盛也其甚哀矜斯人也與人之恕也與善之博也其必不專一道也可推而明也張子之意蓋曰天也者積氣積理之精博者云爾鬼神者氣之能理之用云爾故曰理勢之自然而不知其擠於覭髳瀾略也欲致其尊畏而不知其倣之流於空蕩而嫚也論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釋之曰民義者鬼神之奧務民義者敬鬼神之實也遠之者猶曰天難諶也皇天無親也一念善鬼神好之不以徃惡介一念惡鬼神惡之不以徃善贖好惡無常唯善惡之鑑非若骨肉之屬倫類之與之相繼綿也以斯之謂遠之

也故曰名尊而不親天尊而不親鬼尊而不親命尊而不親火尊而不親火也者日用于人也失曆則燔無擇不以久用於人有愛也以斯之謂遠之也易大傳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狀也者體質之頌也情也者好惡也其頌微故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好惡充盈周流六虛故曰體物而不可遺也允矣哉嘉興盛子之說感應稱文昌陰騭文也其敘感應篇若曰太上感應篇其文出於道家其個舉條目統該人倫于儒最近故宋時李昌齡嘗爲之註而眞希元凡兩敘之或以三能北斗三尸竈神司人過惡之說近於不根然矣天官家言三能主昭德塞違北斗主伐無

道誅有辠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以司命爲首鄭康成司命水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五祀不及竈蓋以司命統之今遂以竈爲司命有由也因此以推神明之說原本深長矣烏得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乎蔡季通書傳衡王氏之言曰成周以前其俗皆嚴鬼神以書攷之商俗爲甚故盤庚衡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鄒敬亦曰三代之隆醇風未散上之立教也以尊帝爲仁以奉先爲孝臨之以鬼神則懼諭之以災祥則懼謂祭祀爲矯誣矣此教化所以逾難罔甚所以日密刑罰所以日敝矣賞怒不施而鬼神之惕教

民之忠也故夫子有取於盤庚云爾然則感應篇者三代盛世所以不用刑威而化民成俗之一道也其文昌陰騭文敘曰或曰文昌之祀古乎曰古周官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鄭康成云司中司命文昌第四星第五星也春秋元命苞云文昌六星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命主災咎司中主左理司祿主賞功進士則其所司也或曰星辰與天地同始世之傳梓潼神興甚魏晉間人也而主文昌前此文昌無主乎曰五人帝得配五方帝五行之官祀爲貴神臺駘爲汾神實沈爲參神肩吾處乎泰山傅說託於龍角造父王良名參天象上溯開闢神明

之號無非後起何獨疑文昌耶或曰梓潼廟祀始於姚秦唐時曾著靈異（見孫可之集）宋祥符初神有預擬進士鑄鼎象物賦之事（見葉石林巖下放言）以爲神實司文章而未必合古祀典也曰何必其古合也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高辛祀祝融商人祀閼伯廬山神血食六百祀而見替（見水經注）則神道之任有更代矣或曰元命苞所謂司命主災咎云者不過如房之爲駟軫之爲車取其意而已不必操禍福如道家師巫之說也曰今道家之有天師即古重黎之職所以絕天地之通周官春官屬云凡以神祀者掌

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觀射父曰古者民
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智能上
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
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爲覡在女爲巫是使之制神之處
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此其故也若夫貪冒貨食誣妄
人神則末世失其官守而致然非其故也今文昌之教大
旨主於福善禍淫而以孝弟忠信爲集福之本實著著者
鑑于下士人心之日醨特降是教庶幾反之令醇其言質
其義顯其該貫日用也廣博而切近農工商賈可與知與
能至精而索之性情心術之微士人有所不能究而旣是

孔門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胥入徇路之器也又何疑焉

張子之言本是欲爲折倒頗難先生用全力注之處處

一援原文對駁體格倣子瞻之論正統而筆力之矯悍則

極似柳子之與退之論史官書穩順體勢者不能動一

筆矣

篤公劉鞞琫容刀其軍三單解　試優貢作

鞞爾雅云鞞刀室也疏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楊子方言刀劍室自關以西謂之鞞琫左氏傳作鞛藻率鞞鞛是也鞞上飾謂之琫下飾謂之珌瞻彼洛矣之詩曰鞞琫有珌毛氏萇曰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周禮也公劉則未知其爲玉琫與爲璗琫與珌之爲珧爲璆與不言珌兼辭也舉琫知珌也徐鍇說文曰琫之言捧也若捧持之也釋名曰刀室口之飾曰琫琫捧也捧束口也集傳曰刀上飾其偶失檢與其有闕文與何氏楷之所釋當矣據禮言之其鞶鞶也容刀集傳容刀容飾之刀也不可易矣

主乎刀言之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臭劉氏瑾引伸之是主乎鞞言之也其可通乎否也夫言鞞琫而猶必言容刀是未知鞞爲刀室也未知鞞爲刀室也者即言容刀猶昧也刀室之爲鞞也古之人名之古之人稱之古之人其舊知之矣則言鞞而容刀之義著也而猶必曰此刀之所容也是衍說也集傳蓋以容飾之容爲正義而容臭之容旁訓焉耳文婉鞞琫則當云刀容也容刀變文以叶音乎又非也君子之於言也無所苟而已玉與瑤佩服之至貴者也其光瑩以耀人目必爲先動焉咏舟是以首之矣鞞長以尺量或二三琫不過膚寸之間耳見鞞焉徐而察之有琫

焉目之所及之第如此也刀之受飾不于刀于其柄是則曷謂容刀也柄統乎刀斯渾之刀矣鞞亦統乎刀渾之刀其可也雖然離鞞猶全乎爲刀也離柄則不全乎其爲刀也則容其柄非容其柄也故以容刀也琫與柄次相鱗見琫宜旋見柄也燦其容焉曰此致飾之刀也君子立言盡言之理而已非故欲爲參互也且鞞之飾刀之飾曷啄哉謂是佩服之貴也佩服如是如是其勤也是厚也與或之說吾蓋昧之而少旨吾舍集傳奚從焉夫集傳之傳經也甚慎之若其箙三單之義毛氏王肅氏鄭康成氏孔穎達氏各有創有述矣而集傳曰未詳君子信以傳信疑以傳

疑不敢為詭附尊經也蓋三單相襲如毛氏之所傳王肅氏之所述孔疏據本詩章弟事理究辨之其說遂敗不得立鄭箋以為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也大國之制三單以其餘卒為羨公劉遷豳人民從之者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羨卒曰單也其說宋儒概主之禮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周制也夏殷之制遐矣公劉丁夏時烏知其作三軍非甘誓乃召六卿六卿者天子六軍之將命卿也則因知大國三軍之制三代相沿依古以來此其可據者也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卒周禮地官小司徒之法也當公劉時其以羨卒成軍與其不以羨卒成軍與可懸定

與此其不可攷者也竊深覈之則更有甚戾於先王之經政有不容不疏其微者古者制軍賦必度其國山川土田之廣狹人民之耗息使其地力民力寬然有餘興大事償游供應無悉索之苦則王道亢矣閟宮頌曰公車千乘制賦也孔疏謂魯地方七百里爲車當倍于乘而過之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固秉王制哉實則王者於其始封定制之時務斟酌其國民力地力之所勝不敢使迫盡無餘爲其後病也夫車千乘則甲士當三千人步卒當七萬二千人炊家子當萬人固守衣裝當五千人廐養當五千人樵汲當五千人法當用十萬人也而曰公徒三萬者制軍也

中舉三軍之成數言之也爲車三百七十五乘爲甲士一千一百二十五人爲步卒二萬七千八人爲將重車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少於軍賦之常數三之二統計之是制而用之者常十一畜而稽之者常十九也又可推知其別有更休之法而載籍闕無稽焉斯謂學於民者與誠如鄭氏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卽制以爲軍幽民不堪也周制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蓋百井之地爲通者十爲夫者九除公田百夫八百家之所給也推三軍之賦共給之者凡三十萬家爲力易是以民不擾而事集也今以公劉遷豳之民如鄭箋計之君以上戶丁男八口率則爲戶僅四千六百

八十有奇以中戸丁男五口率則七千五百戸也以下戸丁男三口率則一萬二千五百戸也通三等之賦計之是常以十餘戸三十餘戸出革車一乘也卒徒之役車甲之費馬牛之費糗糧楨幹芻茭之費周制八百家所供者鄭氏且以十餘戸二十餘戸三十餘戸當之周制三十萬家之所供者鄭氏且以四千餘戸七千餘戸一萬餘戸當之即以小司徒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法推之則亦不過三萬七千五百戸其較周制重賦孰重孰輕遠縣絕矣孔疏羨卒謂家之副丁也無羨卒無副丁也是成丁者則羅之伍也有外事是空國而行也欲留守非婦女即老弱也又

將何以爲更休乎其子王莽制謬矣朱子蓋深疑其說之
不可通而又未得乎確然之說以易之故寧闕而不詳也
然則三軍之義究奈何曰其義竊嘗私存之未敢著也周
制天子六軍其賦萬乘大國三軍其賦千乘周禮司徒萬
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遂天子六軍出於六
鄉六遂貳之合都邑之師爲萬乘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
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是也大國三軍出自三鄉三遂
貳之合都邑之師爲千乘費誓魯人三郊三遂是也意者
公劉始遷豳土地未闢生息未蕃即三郊之衆制軍賦三
遂之衆尙未遑制軍賦也無三遂之貳曰三單與此見公

劉有利民之實心無夸大之浮氣亦云篤也雖然集傳未詳也其詳之僭乎曰學者之於經也學焉耳旁及他經比切訓詁苟不悖先王之道焉則私備一說待教焉可也罪之詰對複言之曰單盡不留餘曰單無副貳曰單

前投解容刀精細筆法絕似公穀後段解三單瀾緯議論逼近韓蘇此先生經術文章所以高出時賢而爲彭允初所心折也○本朝經術昌明遠邁前古康熙以後作者大抵說經之文居其大半然如此之才大心細者杜詩所云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者亦復不可多得使異日不遁入異教而畢萃其力以發揮經義吾知可

併漢儒宋儒爲一而爲開天第一手矣惜乎其不爾也

東莊遺集序

南郭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我又悲夫悲人者我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是言也予嘗載讀而疑之悲人也悲人之悲也宜無若聖人然聖人日與萬物酬醋往還撫摩喚咻之若慈父兄於子弟涫涫同同以萬物爲體而萬物自莫之及豈不遠哉必也離萬物以自潔寶獨畏羣是不能于物思逃空虛休息而已允自物也何遠之有然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論語偁不知不慍記偁依乎中庸其意與荷蓧丈人晨門接輿長沮桀溺荷蕢之倫同邪不邪聖門諸賢其文章政事達之天下皆有匡濟

斯民之質非虛談者鼓惑洛沂與轍環天下之旨其果同邪不邪而聖人歎之所謂日遠者殆迷與去聖久遠微言未繆于有餘載有志之士抱質而趨各就其所明以自為方貌然未覩夫樂土之原人己通合不貳之故其夢夢於室宮妻妾文藻聲歌醉飽瑣屑之端者不足言矣君子博覩古今得失之林又頗習聞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說有動於中薄走匿沉冥不返之徒為非奮然思建功名於當世所如不偶退無聚人為之依歸則咻惕煩懣自傷往往不免焉能無令人益思聖人乎哉彭子允初與東瓶陳先生遺集成以授其友羅生有高且曰吾子昔慕先生名惟吾

能知先生于其敘之寧讀其文其詞往往與宋之能者埒其志深而味隱其子燾所謂悲人者與悲人之悲者與昔予受業翠庭雷公嘗從問當世豪傑賢人公輒言先生曉世務負著書有節概欲見先生上下其議論及予至吳而先生沒已五年矣所欲請于先生者僅乃獲之簡帙也

意旨高邈妙只用一筆寫出亦所謂志深而味隱者也此等文即出韓昌黎手不過如是吾又惜先生不純用此手筆爲文而必故爲艱苦癖澁之音以駭人目而澁以人口夫何爲者

蒿菴文集序

右蒿菴文集二卷已校定可繕寫敘曰至聖沒微言絕七十子喪大義乖漢之儒者病之矣自是之後道術裂師法蕩六藝之恉散二千餘年學者迷謬本統各沿其性之所安治業成德熟者同之省者庸之不省者非異而攻之右智多疊鑿執不舍斷斷於一門不能滙一歸原還孔氏之舊濟陽蒿菴張氏生明季負異稟治古文悼道之譌駁爾處無師友進獨志而與之窮疏淪鑿言統同辨異以仁爲首以禮爲綱以和爲愛以智爲行深思力踐顥然悅然不復疑閉讀其文辭可攷而知也於戲滙一歸原復還孔氏

之猶者吾不得而見之矣若高弆不可謂無其意者也其儀禮鄭注句讀敘夏小正注敘弟子職注敘詩說畧敘俱有錄無書諸經說吾亦未得讀獨得是二卷校之畢讀之不厭其感發乎至深遠而竊喟息於三代以下道教授受之屬未失紀用諗吾同志當有慨然奮興紬繹高弆欲竟之緒而紬之者與吾且弆齋肅俟之

高弆文集予未得讀讀此文恍惚遇之

壽沙斗初叙

邾子曰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貞儼然壯然祺然肆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然儉然恀然輔然端然紫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二容者吾友有沙先生斗初蓋嘗兼體而時出之矣沙先生少食貧服賈力學好詩以行義併名聞著賢公卿間游日廣讀書日多閱理義日博通解人情事物窮其微眇用以反鏡已自雍其習充中外溢以有斯容也何言之吾見沙先生之見安雅君子也抑抑謙下之指所已存胸中空空如詳如問必嚌喘末以是爲

樂焉忿理勝之在已也在人也其容有然也其見乎人也詐者與言誠險者與言易戾者與言順貪者與言得失鄙固者與言通辟諭切深譬自聾愚解說若聽視聯開周還斯意以與人爲善自樂也忿彼之爲與隸負販也忿彼之爲斯隸役也忿彼之爲乞人也不忍逆以能變不能變擇也其容有然也其平生爲人大指多見於詩其詩吾未多得誦在京師嘗於潘子守愚所見游鄒尉詩誦之不猒如見沙先生焉沙先生長身美須口談最覽序理事節族廉肉奇異酒者罷栖飯者罷乜默者笑瞋者起飜者翔舞滑稽不窮而不淫頗也好與情學佛者游好居佛寺好觀佛

弱子戒儀好從其徒飯齋花雜飯甘之飽飯之以爲樂不好殺生物好放生物人以爲迂怪以好之而未嘗廢也病世人病多好醫好深窮醫術精覽黃帝岐伯秦越人長沙張氏書謹驗其方方驗精良則大樂於是好醫人而又自謙道未博不敢自名見庸工十不全五或三或不一全大感有知之者以詩論立行處方而瘉大樂忘病之在己也在人也其咨有然也沙先生嘗曰始者吾好詩習古人已然詩甚勞吾既以爲閒於事無益於人買詩而業醫其勞倍於向者習詩時技既成而無所用日見庸工荼毒人意悲之弗能禁也必不能家喻病病者使知我使其人專一

聽任我或任我而聞庸工殺我敗則歸罪我又病病者父子兄弟童奴好以車馬被服擇醫以車馬被服倣鮮有無決醫良賤病候輕重又惡人誠言樂庸工之承意觀色顛倒輕重虛實苟以快慰目下習欺不悟大亡財以殞不知悔吾若是何哉予笑曰伊尹負鼎殷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穆公用彊先生仍徒測心何不作牛鼎之合與沙先生正容曰吾老矣吾聞斯言晚𥅽藜藪敗絮四十年身口安之矣吾不敢矣其負氣固如此今年予再遊京師正月道吳沙先生與汪子薛子彭子李子送予至虎邱汪子曰今九月某日沙先生降辰也吾待子以秋爲期將以是日

造沙先生飲酒同學諸子咸願爲詩歌以飲酒之文屬予予無辭予諾之而别七月南歸舟過武城念諸子愴然感懷意汪子之言謹見沙先生啓著其議論之有概於余心者致誠而文之

、奇文如出滌園與蘭陵二先生手○通篇只寫其容後牛以醫足之仍收到啓上去此等文心不知從何處得來

復彭允初書

前日得讀手書發我之誠謙沖之德溢於豪楮欣竦兼集如何可言有高自束髮受書頗知以求友為志離家時拜別老親忍淚惘惘有動遨之色老父輒誦蘇潁濱上韓太尉書以厲之退而自念久隱約鄉山中耳目見聞終無能自恢大邇壹局隘過崩將日叢別結憶結則撥茲義以自解居京師三年矣徵逐殽雜將無以發其意乃今得見償於足下足下又過僕與之厚自下不顧納人於不安非所望也然其中心之所存與其疑而未敢遂者輒復謹白之幸賜裁擇來諭云學者貴求其在我者求其在我者而自

得之則勦襲語辭皆文也其言彌繁去道彌闊眾說落華而擷英未有能易之者也至所云文與道離道與我離此自泥文緣道者之過非文道之本如是也夫文與道一而已修之于身措之於事業者道也修之于身而次第其功候節目之詳明其甘苦得失之故措之於事業而條布其治蹟敷悉其德產精微涵撰之極致彰往察來相協倫類出於憂患同民不得已之誠其言奇正不同其氣之行止節族之長短高下抗隊疾徐壹順法象之自然而不與以私智以其粲著陳修能之畢昭事爲之則炳照心目物察倫章則文命焉豈得歧於道而二之也若夫泥文求道者

拘牽櫛比滯怙而失歸先不足概於文緣道爲文者其于
道卽遠居之不安以道爲蘧廬其我與道偭背馳不僅僅
于離其施之於文也殿淺磯而不裕破碎而不周滋據經
訓如狐馮城如鼠穴社用以藏身而輔名與泥文者病異
脈同候皆逐末昧本滑其天良兌仁義之膚貢鄙俗之實
忠信不立天者遁其官固非文道之本如是也于道既粗
而文亦僞焉者也歐陽子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竊嘗
味其言而論之生百世下上庚攷乎古人古人遠矣道之
勝不勝雖有神姿難臆斷也其獲施於寫者依其事以攷
焉其道可知也其不獲施於寫者不攷諸其文將闇汝而

靡而酺疵自點迷瞀冥莫臬求樹而瞀景亂聖人憂焉故學藝花花刪述不遑卒不忍安無言之訓以幽萬世知覺之倫世儒以聖門顏閔諸賢不述文遂以文于道有軒輊都非實事顏淵冉伯牛先孔子卒孟子記三年治任之文無仲弓閔子騫或亦早卒故希所纂述其時孔子在日月正明蘊陰拱伏大致安恭默而已曾子子思之時聖言漸支子張游夏諸賢互乖異各飾其所聞故曾子子思事述作衷一紛錯文大道以作表至於孟子大諱好辯之名益自任空言閑距並厥烈于禹周不爲僭未幾道熄文裂功利之焰熾荀卿蝟起黜禨祥明王道崇禮矯性以摩世聵

生闡春秋文陰陽揚子衍元文法言皆命世豪傑克顯道麗文司馬子長友教董生軌聖跡其書得春秋之意班固識之要未嘗深究其恉趣治遷書未精横相訾謷是時黃老之學徧天下自天子太后崇其術父談亦治之至孰習聖緒微茫粗萌於武帝而曲學阿諛之徒方秉政轅固生申公章句陋儒不足該徧大道遷獨奮興正六經爲鵠見於自叙之稱其先黃老進游俠傳貨殖皆别具微恉非躬淸淨之真而於道有閡者恐未易彷彿也揚子之學見許於程子以為非漢儒所可及自後唐之韓柳李宋之歐王劉曾明之王歸諸君子其行已各有本末詣故未大醇而

硏分仁智之見來諭以謂漢唐諸君子槪無與於斯道之傳此世儒相詆過髙之論願足下平情稱量衡之以中無輕附和也大抵古人入道淺深不能掩於其文以其文攷之則百不失一要知聖人之道至大技數小辯亦必有所緣襲以自立況諸君子之卓卓者哉抑平其情虛以諳之而已矣先儒嘗譏韓子因文見道爲倒置本末夫去聖久遠不因文以見道師法蕩廢當於何見之賴斯文之昭垂得以鏡悉先王治己治人之遺規而荀氏司馬氏以下各本心得敘列未發隱旨因時救變補扶其偏蹶原遠末分無大聖人爲之依歸操行未孰向背離合小小瑕纇蓋

所不免學者誠負眞篤之志博采愼思實致於踐履不以訓詁汨天倪不以丹鉛沒素樸優游濡漫研慮而說心以崇知而廣業實有助焉其有不得已於身世之故而抒之爲文必郁然而不闇沛然而無疑犂然各當而不舛清明坦夷而無僨噎拂逆之氣以梗變之與道爲體以武往尾來綰古今絕續之際是豈非可貴可樂而有志者所宜盡心者邪嘗獨居深念上下數千載閒其文名者如牛毛而得系正宗可誦法若前所列諸公如晨星寥落蓋其難也南宋迄明標理學依據最尊氣盈矜心益大若楊司馬輩歐諸老不足當一盼所著書汗漫散衍率陳腐孰爛實爲

大道所寓故文日敝而道愈不明取濂溪明道伊川橫渠遺書讀之質亮通達彬彬然爾雅之辭也陸王二先生世儒號爲不讀書守空寂詆之爲禪而二先生之文包孕事理有條而不紊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歐陽子之言其信已其文陋而自夸飾曰知道其欺誕矣乎孟子論不動心推本知言與養氣並而數辭傳術舉數等之辭爲學者鑒擇故君子甚慎乎其文朕兆於語默動靜足下所謂求其在我者而自得之是也卒竟之無妄爲與人任足下方超然慕淵泊之行高舉遠引離俗而潔立翔於寥廓而恐者唔世詆不休泥菽澤之見得無爲足下所笑然感

知愛非足下之前閒無由傾倒也惟足下鑒其愫裁汰其不中果其向時求友之願幸甚幸甚

此等文皆學朱梅崖而過者所謂由韓柳而仰扳秦漢其在斯乎然艱澁之音而行以浩瀚之氣要非梅崖所能及矣

與彭允初二

客歲四月抵家即具書陳其所惟之趣所論仁智禮樂之實蹟之痛心未易言也粗詳往札不忍再云平昔慕道浮淺無蒸蒸之誠竟至於茲又何言哉今獨奉父母而別居寥落之況人所難堪間勉自懲抑求古聖賢之旨以平其悲愁憤鬱之志而已致兩老人不能有柔愉之樂矣悲哉悲哉非兄助我之深者未易爲一二道也自經憂患以來自覺於六波羅蜜中於忍辱波羅蜜差爲得力正知正見時晦章日用將循處於實乎卻求若未至家前有輕安自在之味也去年諸親朋以久不聚首相邀談讌周旋於百

里數百里之間吉凶之文積而相感不得不稱量以應至夏末而家慈大病經醫藥之外泥首哀佛而已幸佛天見憐藥漸有效至今正平復入夏而健健愈於曩時心中所慰賴者此一事耳去年又多為族中兒弟點書古書今正乃自理漢書一徧後漢書一徧于雞犬嘈雜中今三月祖先祀事畢為族子弟強邀入山講孰其山曰鳳皇山拔起層巒數十仞人跡罕至其半精藍土壁剝落甚陋然得早晚禮佛炷香靜坐又得理莊子一徧郇子一徧而奉御選語錄為攻觀之師雖未渾然充然游泳矩矱之中而為善之志日有朝饔夕飧之味察惡益覺日細唯屑屑之

末猶有因仍而遂之者常自恨也自抵家至今皆平健無
諸疾苦見人無老幼賢愚謨秀勸之爲善今亦有感動者
山中從游諸子中有任之者有聰明才氣所志甚正知以
孝弟忠信爲行於事親從兄能恭順特施于外多偏激又
少失學于本分事未知回向也其餘敦愿寡文與之言爲
善皆欣然此別後之可爲兄告語者去年黃應方歸里嘗
遣人至金所寄文字俱收到公復寄闇懷廷書讀之愴感
涕零繼以舞蹈誠大快樂不可言若身爲之又若我親庇
其治樂甚進飲而醉又懷廷風節將必有見于世其德器
沖和卓遠有君子之容其剖決是非有君子之辯其澹濳

齷齪志利害有君子之操蓋國家明德醕懿之所培養自應有徵於士大夫者予韓閩兩君見之矣何幸與之同時且得與之友也子公復書中又得援懷廷譽敎又快也又聞大紳主公復兩賢相資趣當益深又快也處窮山中久艮朋凋絕所與遊皆其所教者幸進執攻吾缺者益寡得聞君子聲譽若昭對慚藏形矣然內息尤不敢自損廢以傷諸君子知人之明爲諸君子友遊之羞也家居竊朱明諸君子書固當然實際理地究當于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擴疏義而深觀之則諸先生之所至者吾循其級以至之諸先生之所未至者吾得知其弊與之所倪弊之所底而不

復讓兄其以爲何如也不復爲他說叙亂之云爾則未敢深信至聖四十乃不惑何言之易也是非之界常犬牙相錯玉石相函吾輩學至老死以名教倫常爲見在之藩籬而密微致察於日用行習之地坦然至足怡然樂循不動眩於外而後知爲我有知爲我有則知至而止以之辨物則物察以之知言則言判蓋孟子知言亦在四十不動心之時而知乃自信未易言也夫自儒者談學以來其立幟定向者有不以其知爲不可加者哉攷其實焉得毋入主出奴者居十七八乎其行身制事皆卓然百世之型而揆之至聖立教之旨其已爲至足焉否邪喻如入類之域於

居居大廈以爲深邃矣居山林以爲清幽矣居瑤室瓊臺以爲高麗矣長南習南而遊於南長北習北而遊於北矣久則性矣北人遊杭樂西湖之美及念家室暨親朋則必決然而返然何則性安之矣可卒然而移也如導其習而曉觀於大同之原安者是愚乎夫惟能觀於大同者然後可與別是非之實也者安隱進益將日不安隱日不進益矣修德有常及居業有恒功涵濡而調御之君淵燥木若馴生馬迫之則且折而投之湯鑊乎抽殺之乎提撕縣徵致用力而實無爲不求日異祇求日明此又弟今日自見之愚兄其以爲何如也

此書沉摯有味後幅尤為名言

瑞金羅有高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外王父鍾先生家傳

先生諱秉用字上銓瑞金人生十六年考六錫公卒持服至謹每讀父書輒掩卷長號擗踊無算時母老二弟弱家貧斯薪拾菽以養年十九爲里中童子師端範飭重長老儕之年二十六補學官弟子第一其明年姚撫馬公檄先生肄業豫章書院婁試皆第一試於學使又婁第一自是弟子日進里塾爲滿先生之教弟子也始必授以朱文公小學書曰是爲人之規矩載焉人之規矩不修則學不由

則瀉倘而趨而欲成人焉難矣繼以經繼以史曰小學通
則務治經以精之治史以廣之既精既廣規矩陳像翼翼
嚴嚴率循不爽其寡過矣乎論經義曰　聖清監百王因
明制首四子書義範圍曲成至矣士幸逢今時不務涵德
安雅研聖賢微旨幾自得而寫諸簡而希詭遇不誠也始
不誠以進其出而仕其有貫心決也上何賴焉故先生困
躓諸生中三十餘年治然有以自樂也涼涼然守先正之
餘緒自信不疑屹然而不少變也居常丹鉛不去手晰而
作夜分而息老屋繩床布衣敗絮斂襟而兀坐詠歌先王
之風淡然忘其年之將老也過言不出於口過動不設於

身表之爲九容蘊之爲九思終身勉勉未嘗怠也於戲觀夫此者先生之所養可思矣雍正元年先生始舉於鄉甚赴禮部試不第遂以教授終其身年八十聰明如壯時須髮黝黑光奕奕驚人日夜讀書不輟燈下作細小楷字剛健清整不苟其年二月患喘氣東鄉端坐命諸孫誦易於旁聽之喘爲之損漸平誦聲偶已即復喘二子請曰大人病矣幸親醫藥庶有瘳先生曰聞汝輩誦易聲如服海上方藥固有愈是者耶且吾年八十聽易而得斃焉足矣汝輩其勿復言越十日命席南鄉坐端坐而卒先生玉色長身班而鬚人望見者即畏愛交集農夫牧子負販先生教

以孝弟忠信及古人敦睦事必盡鄉里作事不辭者恥以其事聞先生先生殁已十餘年弟子守其意以教者尚十許人其他馴厚樸訥之士多焉先生少時以易應舉既而並一嗜易著易講說若干卷又著帽山詩文集若干卷制藝若干卷藏於家伯子諱敬憲字允成治班氏范氏書至老學不衰以布衣終叔子諱敬年字允萬縣學生守先生制藝學教授弟子皆以謹厚稱

克體安雅猶是歐曾家法

張爾岐傳

張爾岐字稷若濟南濟陽人明諸生也爾岐生丁明之末造患學者之誦說聖言勦單辭簡異先民故訓而師詩直儒之效不著畸士狂生憤嫉鄙薄決去為異端遂卽此不反聖緒日微民受荼苦且日甚矣知厥底於是作學辨五篇曰辨志曰辨術曰辨業曰辨成曰辨徵其辨志篇大畧以為學不正志而雜學醜悔後聞見雕琢綺語自衒賣釣釣譽服其取於古皆其說貨罔利資挾其資乘貴勢制害政理黜首其不堪命矣其四篇文不具不能詳也先是有袁氏者采撮釋家道家言附會儒書造功過格立命說唱

導後進後進靡然風從稱岐以爲離畔經法大悲之徧告
其黨曰是與端曲學毋習也夫飯一人藥一人周一人泉
帛偶然齒牙便利人放從魚餵禽鳥蟲蟻則自籍之曰吾
爲善天地鬼神其且功我而福我是與天地鬼神市欲善
不知本陷於私且僞者也私僞之心積以希報故飾爲善
其濟物幾何希報切報不至將疑而怠報至將驕而怠勤
爲誕耳何命之立也作立命說辨爾岐早歲攻科舉之文
好擘幽隱鉤沈引必探其極題事與際自謂至樂亦以謂
贄獻羔雁之續盡信城誠無尚然而已久之其父石首驛
丞行素離兵難爾岐創怛甚欲身殉又欲棄家爲道士顧

毋老而止然遂焚毀諸生業別字曰蕭荅蓺伊屏處不通人事而大畢思儀禮周官曲臺記易詩春秋作資治通鑑綱目後語以見其志志操堅定履苦節而甘澹怕平中宿光不燿諸盍精游泳六蓺得其會通怪慟世俗喪葬聽巫覡創意崇奢傷教化作後竺終論二篇譏俗論一篇文多不載又深悼學者樂以詭辭談中庸侮瑣亂經非法蠹蝕人心不可以默作中庸論其畧曰中庸之尊於天下久矣而不幸小人之竊竊其說以便利其私踵相接也蓋言中庸而不指名其的故人各得就其所便以爲說愚嘗讀中庸之書而反覆之矣中庸云者質禮之極爾也中庸一

晝其禮之統論約說與夫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以就於中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術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說於至深至大至盡之地所以堅守禮者之心而統之一塗也是故始之天命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先之矣不然不汝强也極之倫彜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致名教之所貫無或貳也要之明誠以立本事曰斯禮也非明無以通微非誠無以正隱非以爲外也由是愚不肖者知所企而賢智者亦各歛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書所以繼六經而策其後也使其漫無所指第空縣一至美之的在

事實之外聽人之礙豈聖賢立言明著正邪之本意乎難者曰禮者道之文也子舉中庸微之禮則聖人之道無以加於禮乎曰禮者道之所得以徵事者也故其說不可畢聖人之所是禮同類也聖之所非禮反對也易之失得書之治亂詩之貞淫春秋之所誅賞皆是矣盡六經之說而後可以究禮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昔者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仁不得禮無以爲行並無以爲存禮之所統不既全矣乎吾故斷以中庸爲必有所指而其所指斷乎其爲禮而非他也漢儒取以記禮得之矣爾岐同縣邪生者居窮約

熱中怨懟作天道難知論以自悲爾岐傷其意紬其說以為天道難知非天道之難知也是故求天道者之自為不可知也其視天若有國之君然曰縣賞罰以待功罪銖銖而權之寸寸而度之毋怪其愈推而愈不應也推而不應因以哀君子之心作小人之氣習懼其說之長也作天道論上下篇其上篇曰天與人之相及也以其氣而已播其氣散以降命而人物滋濁駁之摶謂之物清醇之摶謂之人摶之而形謂之質質立而事起事起而勢成則人於是得以專天之氣用物之精相感相取相愛相攻相濟相靡相敵相歙相蕩相轉日新其變以究其勢而不自知其至

也聖人疏觀其勢知其衰與決之數百年之前應之數百年之後若刻符券人以為聖人之於天道如是其曉白也而攷其立言不過曰惠廸吉從逆凶福善禍淫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而已其曲折參差或亭或回或遠之勢不能為人析言也而世之人不能通知聖人不能析言之微冐執成訓以衡古今禍福之數見其不應憤而辭之遂以為無天道亦固矣且古今偁善不善之最著者無如周秦以周歷八百秦亡二世為天道又即以周八百而滅於秦秦祖孫繼惡而卒滅周為無天道不知周之八百周之善氣足以及之也亦文武周公聖聖繼善以勢而被之八百

也其亾也舊氣盡勢殺新氣盡勢殺則亾焉豈不宜也秦之滅周也秦縱其滔天之惡以乘殺勢周之殺勢遂滔天之惡其能固與二世而惡之氣究惡之勢至於不可益惡之勢至於不可益則人之怨怒之勢乘之而全兩世之人快指之曰天道曰天道者猶之曰自然已爾勢之所必至而卒至氣之所必至而卒至安得不曰天道也難者曰國之興替是則然若夫年命之永促子孫之盛衰死亥之禍無妄之福或類至或至不類此其勢安出與曰天之生人猶父母之生子也氣至則生矣人之得是氣而凝之則曰命其得之也若器受物狹則受少宏則受多永促定於

有生之初求期而盡天之不可如何也至其子孫則天之氣與其父母之氣相為多少也父母而賢而氣適少天不能以多與也父母而不賢而氣適多則子孫得藉焉適其清得賢焉且得福貴焉氣之所乘之勢如此也為善為惡人見之氣之多寡人不見之矣孰所見疑所不見不固與然則惡人之子孫逢吉者盡矜矣是非天之抑制之以然與曰不善人之不足以召善也猶濁律之不能為清聲也其用天之氣如烈火化物貴者實甚將其身之不康子孫逢吉又安可幾也而至衰亂之際則反天之氣倍且而鄉莫若壑波之并濟者不給其時之人道不立又日以其昏

戾嫉僻之氣擾汨穢濁之結爲咎氣爲彗孛飛流爲震霧

霾爲水旱爲疾疫蝗螟眩害人物天之常然之性鬱而不

通惡者勝咎氣而游相聯而亾其時所爲禁奸防民之具

適足以制善人賢人君子惴惴然此戢求自善潔身而止

無由張布聖人經法破決險邪則邁淳樂利雍孚孫補微

滋衍不惡者之歸孰歸哉至其勢之極不可易則天之常

然之性於是復伸善與惡爰消息爲氣之所至曲折之勢

如斯也是亦從夫國之興替爲興替者也無可疑也曰諮

惡之氣之行以勢有如是惡者其知所恃矣曰否善惡之

事不一身止也是且彼之人不一人止也是且彼之人人

彼以善而不喜彼以惡而不怒人情乎勢也者積已之善惡而成之者也積人人之喜怒而成之者也善惡之勢成人喜人怒之勢亦成勢成而惡者自防之勢皆怒者可藉之勢也其不以此事應以它事應不以此時應以它時應需其成耳故善之勢失受制于惡惡之勢成終制于善善可使極惡不可使極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勢既成之說也衆之何可不一於善也是故古之善人嚴忠處接嗜欲以壯聲故得失慎言動以利用親君子附衆人以增烈正其身教子孫以永世動而得古人以爲天之報善者如是也不知善人之積以自全者

如是也人之求天道者則積不至其分而責其應積不至其分而責其應是猶播種而夕刈穫際隕霜之時而求熟禾也不可得矣然則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論語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之數說者非夫之衡人至切之說與曰非其說也人之不可絶於天也猶草木不可絶於地也根荄不屬非地故薾之而自不生人之受是氣也其末在人其本在天振其末即動其本爲善爲惡必有相及者矣相及而逆其常然之性則自爲竭絶之道也夫子所云動天所云獲罪言人與天之以氣相屬也故善惡之自喻者吾達夫天之實也人與人同類

於天善惡之被於人者吾與人相違而逹夫天之實也至於善惡既形積而成勢勢之既成禍福歸之則皆善惡者之自致如此耳然其積之未至勢之未成亦必有受損受益者矣小益而人不及見小損而人亦不及見而積而至大者世不恒有人之所以終疑天道也曰伯夷比干積不至乎曰伯夷之賢賢於餓比干之仁仁於死惜伯夷比干而以餓與死者疑天道是惜其賢與仁也伯夷而千鍾比干而苟存何爲惜之矣因勢以成吾志亦曰天道而已矣則甚矣疑天者之與於惡也其下篇大畧以天道爲必不可知者彼其初固未始不姿意其可知者也以爲可知而

責之責之不應以為不可知而因之責慈於父必無孝子責禮於君必無忠臣責禍應於天道必無貞士責天之過等者責己之過薄者也其心曰我之所為已是矣無非矣天之列我何等也雖人之得之曰彼何長於我而得之我何不遽得也於人之失之曰是於法宜失身履憂患焉則又訝其何以並及也有一得則曰有天道有一失則曰無天道百年之內不能有得而無失故疑為有疑為無反覆不能自決也又曰天道終古乎君子而世人終古疑天道則何也以故分不可得而明也雖有上智必不能知天所予之故分矣後之予之不得而知也奪之不得而知知也

或予或奪必有不如其故分者可以意決也其卒歸於居易俟命可知不可知交信其必有交以自威而以日用飲食爲奉天違天之實其言穿洞理要切深解人心激幸迷謬虛妄之結使循於正反求諸身復人道之常其於天人之際可謂精白矣其居敗屋不修治敎荐寒遂藐藐果養母集其弟四人講說三代古文於母前愉愉如也聲甚不出州里而戸外錯長者屨跡是時崑山顧炎武以博洽名天下持厓岸不肯假借人人得偶語爲大幸游濟南偶於官所聞人談儀禮駐聽之則指畫古宮制朝聘大享表次若位士喪禮內外男女賓主東西面南北面哭泣弔問之

次東西階登降送迎之節又說鄉射大射鄉飲酒燕禮歌
樂飲饌之算纚纚數千言條理純貫并辨不闕不慮衝口
啓肌而辭罔不順比則大驚問館人曰彼何者館人曰是
故鄉里句讀師張生也厥明炎武戒僮僕齎名剌修古相
見禮相與論議甚歡恨相見晚定交旣別去相存問甚殷
炎武以爾岐師法程朱好言性命天人之際致書規勉謂
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聖門下學之功惟博學篤志行已
有恥二大端而已心性天命於學者不務無涉焉爾岐復
書其略曰伏承德音訓厲諄切爲惠甚大所論博學行己
二事誠學鵠也爾岐老矣博學已無及竊願底厲其恥以

終餘年矣性天之說孔子固不常言然與門弟子敦復詳說者何一非性天之顯設散著者與誠於博學有此踐履淵綜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是故勝口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而識後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已強探力索於旦暮不可也未始不可優柔漸積以俟開豁如謂於學者不務初不相涉是將循跡天下之禮而反遺其一身之禮如有求之其行果能盡然乎其生平不論矣大有如此偏岐幻莊僻寐隅曲然行義難其偶曰是非肩子之儀匹也吾見其器矣聘來氏子毀發奮為行義死緣中將宋氏婉婉從姑執婦道用

謹勤操作以任衣食雞初鳴則燒鐺瀹湯撼爾岐起曰怠先大人之教乎爾岐為之蹶然起立謝曰不敢 聖清之設科也有詔以爾岐名宿薦爾岐名試籍中爾岐聞之竊謂朱氏曰予食貧苦卿久矣秋試日有以報卿朱氏曰嘻君忘先大人堂上老姑乎吾何敢以吾貧易君節也辭甚厲色甚悲爾岐謝曰有賤人知予名私薦之求之非也用慰卿之志卿能爾吾又何憾矣爾岐因此益自勵 著治古文逸儀禮鄭註句讀十卷易說畧八卷詩說略五卷老子說略二卷夏小正註一卷弟子職註一卷蒿菴文集二卷蒿菴閒話二卷濟陽縣誌九卷晚歲好春秋遊藝諸

傳義未成而卒

羅有高曰余過濟南濟南人爲余言張爾岐傂天文推步能前知異之爲神人及余從益都李生游讀蒿菴文集及其行事規規矩矩有道醕儒也故撮取其論學之要著於篇

此公眞學人其論天道觸沉粹淵微發前人未發之覆文章廉銳亦非近人所能有先生揭以爲傳勝史漢之識高識多矣

楊節婦傳

瑞金楊節婦賴氏者縣文學賴聖俵之季女嫁同縣進士楊于位之弟四子曰其珽年二十而寡無子其珽之疾革也泣與婦訣曰吾與若不能相守矣若善自爲計婦哽咽言有如不可奈何者我無子從君爾其珽遽曰惡吾兩老人年就衰我死若殉傷堂上兩老人斷不可若幸自抑思大義奉兩老人終天年且幸爲我置後吾瞑矣節婦大慟頭搶地斷家人持之已而蘇仰天大號復斷如是者婁姑劉孺人泣謂曰若不念吾乃竟不念死者言死者言昨日爾忘之且不詳若幸記之節婦瘖久之瞿然曰唏姑言然

姑言然情廹神魂去體肝膽裂誠不知忖度嗣大人言祝聽反覺有天日世界復號曰天乎吾夫焉往乎去幾日矣鄰里姻黨婦襍言曰某日歛某日七某日且二七十餘日矣吾㩁迭扶持出入竈下煮藥湯候祝孃子亦十餘晝夜矣老夫人憑棺哭子入閨哭媳兩月腫眼食日殺減愈饋額矣節婦涕滿頰泗交頤強起徧拜諸賓曰唏吾何敢吾何敢吾今知勉矣是日也始進粥食既大祥請於舅姑以伯氏之子元潼爲後進士故嘗爲縣然貧甚無財産分諸子節婦守窮約甘之媽嫁時衣莊奉舅姑饘餘以食元潼自采野菜味粗糲食之宴如也久之元潼成童入小學節

婦顧而喜俄而元潼患足疾兩脚攣不良於行起坐飲食便利節婦躬抱持醫治十餘年百其方不愈竟跛節婦自僻曰命也夫何怨爲嗚婦娶有日矣而元潼以痘疹殤嫘嫘無依然事舅姑日益謹舅姑益爻賢之劉孺人彌留時子婦旋而泣孺人從被池出金耳環一雙目授節婦曰無以報汝以是志汝孝節婦姪昌清者進士高弟弟子也師弟相得歡同里閈過從講學最勤一日昌清過進士而進士倚杖撚白鬚方怒節婦盛氣譙讓若不可解入視姑氷立閨中禁栗不能發語淚被面昌清愕不敢問故別去它日請問曰姑素謹前者以何得罪先生也進士憮然太息

曰嘻汝姑賢吾曷爲怒之弟吾老矣汝姑將益殆吾嘗設身處之誠不足存活婦人不服詩書係無變志許故爲無理之怒以觀之然而引罪但咎不能奉養子以是爲恨其子義堅矣吾卽旦暮死吾不恨汝姑賢吾曷爲怒之節婦見年五十餘嗣子未立又無以其事上於　朝者蓋去其姑之死已三十餘年矣

論曰乾隆四十三年昌清會試京師出節婦述悲切求爲立家傳予觀節婦之義備矣易曰甘節亨誠甘　之彼其視躬饑死生險夷坦若寒暑晝夜之敘矣能無亨乎坎之象曰維心亨亨者心亨之謂也

此眞賢孝節婦人敘處緊湊處極佳而末表進士一怒尤大生色

鄧先生墓表

先生諱元昌氏曰鄧字慕濂不知其先何族之別也祖父居贛州府城爲贛人云先生弱冠負志氣思以文章自名爲制䕃有師法諸老先生咸遜避以爲能年十七得宋五子書讀之渺洄被面下曰嗟夫吾乃今日知爲人之道也出入衡門忽不自返何哉自是澄心默坐以觀理節言動嚴視聽以謝習博攷圖籍約之程朱之遺書以崇其知端本於閨門敦行孝弟勤睦婣任恤之行以求仁確然浩然不沮於俗不疑於心憺怕蕭艸以此自終嗚呼若先生豈非振古豪傑之士與贛在萬山中文明所被者微亦宋周

濂溪先生過化贛南來蹈從遊之士有贛人焉明陽明王
先生講學軍門而粤始有何黃袁曾四先生出至蕭惠李
先生乃粹然一以朱子為宗其後易堂九子以氣節文章
聲海內而中叔彭先生聲華至落穆守學明禮與程山謝
先生相嚮答近百年來高風寥邈矣而先生獨奮發于陳
編蠹簡之中成之以勇邁不回之氣佐之以堅苦廉毅之
操內外完樸挺為偉人嗚呼李彭諸先生如可作也能無
慨然幸吾道之有人哉初寧都宋昌圖以遣家子謁先生
先生器之館之於家昕夕論學爲日程疏記言動相交摘
一日昌圖讀朱子大學或問首章先生適過窗外駐聽之

不覺俯下而拜感動不能起請曰圖 曰子勉之無負吾所
悔不爲朱子罪人偷息天地也蓋先 生爲學誠切日見其
不足且又以爲身欲至之亦願人之 同至之也身即未至
之而尤願人之先至之而已得其 後也故其友數人也
皆無循愚賢否老少苟近之牖之即 惟恐不力有田在城
南先生嘗以秋歉概穫挾朱子小學 書坐城隅見貧人子
累累拾秉穗甚衆先生招之曰來汝 無然吾教汝讀書吾
自量穀與汝歸羣兒歡爭呪就先生 先生始則使識字既
使諷章句以俚語曉譬之卒穫羣兒 呼以爲先生且歸也
決先生與人之意則密夾而未嘗離 以意氣爭難爲善而

未嘗有干禁名譽之思自甘樸學而恥垂空文以貽世誚庶幾乎知至至之者乎先生以乾隆三十年閏四月四日卒昌國以有高風嘗被先生之教以墓道之文屬有高聞命恐懼不知所以為辭屏氣定息思先生為學大旨粗有明於心者謹詮次之以表於阡後之君子將必有興感於斯文者乎

此編為先生集中高文純用本色不雕不琢而波瀾意度自然入古唐宋諸大家何以尚之作者若純用此副筆豈不為朱梅崖所牽迪當為我朝第一手矣

宋季子墓誌銘

宋季子諱光國字尚賓自號曰三崖先世廬陵人也始祖文高遷雩都賴村考太學君諱敬伎種文不耀晚充恩貢生需次學官以季子之喪也後季子五閱月而卒太學君生三子長昌閫道原次韭國羽儀二崖其季也二崖爲人樸忠內餘外介而從容而有分嗜善若饑渴樂交勝己之友樂受盡言篤於學勇於行相表而馳不以時俗自尼不以貧困處戚自廢卒中道夭死先時余與羽儀同客南昌二崖郵古詩一章寄羽儀予見而奇之羽儀憮然謂季以家貧親老故讀書益力無汲汲之隙即讀書冀其志誠可

壽也既而道原侍太學君來南昌余從容言於太學君令卒業太學君笑而頷之其冬余過賴村二崖挾其所爲詩就余因與定改焉其後二年二崖重跰走百二十里過余出其業益進同卧起者凡六月及將歸執余手拳拳謂予曰吾將邀君於二崖之陽考德稽藝謀千載之業得時而觴詠也值其窮將與君諷詠先生終老是中矣二崖者賴村泉石勝處二崖樂之取以自號者也後三年余遊京師病困不能歸二崖數寄書規切予蓋二崖要余至深而予自顧無以益二崖思歸里閉戶自修以謝二崖更欲與二崖竟前之緒不謂予歸里而二崖已不可復見也二崖

席表善取益多師為師其志學壁有日光月沛之勢最後服膺丈執鄧先生之教沈潛術宋儒先之遺言正志從道一適於躬行有公物之見無備不畜而時人緩急君己私敦本收族其物也重以太學羽之喪嗣子求文嗚呼其能無憾邪二崖生乾隆三年年二十四補諸生二十七歸於庠舉優生第一二十八中江南鄉試副貢生娶江氏生女子二一適同縣蕭生一殤物之月為乾隆三十一年三月某日年三十九以某年月日葬二崖之石曰鐘鼓巖

銘曰蒸生有言物以不才終其天年嗚呼二崖胡然而才以受阨於天

情深味古雅近歐公

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

一級彭公行狀

公諱定求字勤止號訪濂學者稱南畇先生隸籍蘇州長洲縣先世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人也明洪武初從軍至蘇州隸衛籍數傳爲梧山公諱天秩嘉靖間舉人修行明經鄉邦師之是爲公高祖曾祖諱汝諧字魯蔚萬歷四十四年進士祖諱德先字敬輿諸生貢太學考諱瓏字雲客

大清順治十六年進士官廣東長寧知縣以廉直忤上官歸里講學上類遡風學者私謚仁簡先生贈吏部右侍郎

公生六歲入小學十一歲長甯君授太上感應篇公即知

敬直端拱持念日有常節知反躬自警省十六歲習制藝請老先生交口器譎之公溫溫自克益謙治業益勤十九歲塾師宋君卒公旦夕臨盡哀遵古弟子禮執心喪又四年長甯君出知長甯公奉王母居又三年長甯君被吏議有所牽累公聞艤王母將入滇東省難天大雨雪恐風逆進阻不得時達禱於斗姆文昌附鄉人施度師以行時海甯楊公雍建以給事中家居公以通家後進謁乞妙輿中省路書楊公閱公之情立授書於湜度錢唐沿富春過玉山下瑞虹溯章江上贛石更取道信豐崎嶇叢山瀧弄蛇虎之區水陸四千餘里不四旬而至見長甯君抱持哭嗚

咽不能語士民環觀欷歔競問從者公子發蘇州幾何時咸相顧感動吒愕謂有神助是時公年二十有六遂左右長甯君清理交代事下半城對長甯君誣枉於巡撫而長甯君得以浩歌歸田絕事後還後二年為康熙十一年舉江南鄉試第二十一十五年舉進士第一 廷試畢讀卷大臣置公卷第三及進呈 聖祖問會元何以列第三大臣奏言書法不及前二卷 聖祖曰會元策未敷行有勉朕躬意往時周稚張永甚俱工書者親擢第一授修撰爲得宋五子近思錄好之手自謄寫奉為言行準則已又得漳浦黃子復初錄於文昌宫大有契於嚴敬克別誠偽辨

義利明進退之節嘗闡袁之用謙語默之宜公感其言遂自號復初學人 賦歸興詩七章以見志公官翰林才四年遺榮味道之志決於此矣明年春上疏請歸省至秋抵家日侍長甯君講貫經義討論儒先書朔望會同里諸生於文星閣長甯君為都講切劘道義攷詳言行威儀究文術利病諸生油油然日相喻於處善循理之為樂也居二年長甯君迫公還朝明年充纂修 太宗 世祖兩朝聖訓官後二年兼日講起居注官其冬遷國子監司業公與祭酒翁公蘢 殺訛立規矩諸堂靖肅士習熬變公以入斿子弟卿大夫之林出焉宜豫教而敦天性明人倫其最

急者奚於是集孝經古義訓其傍譯以國書頒示學官
教習令以是訓官學生其後翁君遷官代者更改書說者
生誹公爲不懌作臥病詩念長甯君春秋高志養遂觧作
歸思詩其冬晉侍講即援例投牒請假命下咸莫夫輕
裝出彰義門餞者過睢陽拜潛菴湯公殯館湯公嘗與長
甯君論學相契重後陛見聖祖詢江南縉紳湯公
以長甯君對公既敬湯公爲一代偉人而又感湯公不遺
幽隱至長甯君待徵天聽故嘗以師禮事湯公又憫公
之困於命于而於湯公身後繾綣不已也三月至鳳陽關
長甯君喪公慟怛不自勝終身內疚哀慕至老以長甯君

卒正月十一日公卒正月前半月循忌日禮齋居謝客旣
免喪不忍去丙舍投牒有司告病乞吾部展假至是讀陽
明傳習錄日誦憤發倍昔時信好逾篤矣後二年出補原
官曹同樸敦謹者多散去新進少年頗事華藻佻偷公不
謂然也且自以學未明德未修默默不自釋明年夏上疏乞
休歸里作閒居謝客約益沉潛經術研味宋明先正遺書
時與同里樸學老生相切磋倣梁谿高子豆腐會作疏供
或出文是閣課同里諸生集儒門法語公嘗自識其篇端
其略以為鄒魯以降積自濂洛朱陸設教微分徑塗然其
所指歸本無異致後來聚訟漸爾橋詭躬行日微口說滋

爛其於身心家禮嚮又以潛菴湯公操履淵微其言平粹明達可持循梁湯公書爲潛菴文節要初公侍長霄君出入愉愉日有所聞既貫手朱子小學書紬繹反復以爲範圍至廣大又以爲吾儕節日月既邁矣而出入周旋仍當如童子始入小學時庶幾知非改過不至終身惑溺迷復而不返遂小學纂注閱明賢傳紀感家傳蒙以養正之義造明賢蒙正錄又以生平讀明儒七賢書得開篤私淑之恩於是爲手作高望陰七章懷思七賢舊時講學之區七賢者白沙陳子陽明王子東廓鄒子念菴羅子梁谿高子念臺劉子漳浦黃子也時有作書詆陽明者公見而惘之

以爲學術異同各因其所見見深見淺議論滋焉易怪矣夫陽明先生爲學本末樹猷反正之勤甚明白今據背小一時詩誕無蔑實錄立浮議訓名賢是非之心果安在邪鍛鍊羅文甚於酷吏而君子蹈之豈不哀哉且其論朱子之學陋彌甚謂偏於窮理者則溺之以主敬偏於主敬者則溺之以窮理成何説邪吾不知其所弊何敬而所窮者何理也夫謂陽明倡爲良知之説病其爲禪則良知兩言出於孟子將并孟子而病之乎程子有言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又言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見聞將并程子而病之乎又謂明之亡不亡於

朋黨不仁於寇盜而亡於學術嘗以此歸獄陽明學乎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互相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則必不敢縱盜戕民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圖誣之者顛倒黑白逞戈矛於簧鼓至於斯極也又謂其間傳陽明之學者不無賢人君子則由其天資之美能勝其學術此又矯揉不中之論從來未有學術既非猶得保其天資者不假游談層見疊出蠹道真變來學恐遂偏頗乖離先王正道蕩平之道不敢以默造陽明釋毀錄長甯君晚歲益信梁谿高子之學以自得之情拔之公公釋之作密證錄以寡過之方莫備於

易啓伊川易傳博攷論易書決擇精研纂周易集註四十四年公六十一歲　聖祖南巡命公與詞臣汪士鋐徐樹本等校全唐詩旋賜　御書傳　旨　詢公病痊否狀五十二年公六十九歲　聖祖萬壽節公入京祝　釐禮成不俟駕而行公嗜學誠摯難進易退之節始終一心守長甯君遺言步縣先民矩矱自壯至耄惟隕越是懼欲然謙沖悃悃如不勝衣者而行義勇決利害不能回也勞賚不自恤也修學校扶名教顧護師友獎誘後生汲汲之若饑渴一時海內人望翕然歸之吏斯土者咨得失以善其政庠序英髦決疑難以成其業鄉里儒良之民依恃以自

植而爲不善者有所忌憚觀感改行而遠罪古之所謂進退皆有為者公嘗之矣公嘗與門人林雲翥書自敘爲學大指頗詳盡謹述其要而論之其辭曰足下自閩中來毅然志聖道觀足下之行甚清若其問於僕甚恭而勤竊自媿僕於昔賢而往之未能庶幾也反躬自治不遑而敢妄當傳述之任乎然有願進於足下者其說有二一曰無遂求高遠略庸近于臣弟友君子之道至聖以爲未能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至聖以不足有餘爲斤斤孟子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則舍倫常日用事親從兄之事不爲而鶩深索隱以爲聖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流

於異端怪辟之行而與下學上達之旨去之千里矣一曰無從生門戶異同之見勝口說而遺踐履朱子之注論語也曰後覺必效先覺之所爲是能知者尤貴於能行注大學也曰盡乎天理之極注中庸也曰充其本然之善其會於鵞湖也傾倒於陸子喻義喻利之講義後此陽明王子拔本塞原之論致良知之旨一脉相承本無乖隔或曲因時勢救弊扶偏實其萬不得已之苦衷絕非角量人我之邪見其與世之綴集陳言出奴入主樹幟自鳴者天淵不足喻其懸絕是正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耳其可冒昧不省陷溺其中乎僕自髫齡夙抱微尚中年南北往還不無

科舉仕宦之累今者決計閒居甘分隱約實願諷詠遺經
蕩滌瑕垢初歸田時里中一二奉佛友人欲相招引僕心
格格不入每聞其揚釋抑儒不勝嗟異因有儒門法語少
湖王子俟後編潛菴文集節要之刻定厥指歸以杜狂瀾
足下有志聖賢竊謂當以念臺劉子人譜證人會二書奉
為入門頁導且無嘵嘵於紫陽姚江之辨也又嘗與尤謹
庸書曰承足下問近日新功不覺媿汗伏念流光如駛早
衰之質良可驚悶往者汩汩細塵偶見禪客齋戒安居以
為頗勝於奔走名場酒食貪婪之輩喜與周旋既而知其
談悟者失之蹈虛談修者失之滯實流弊所届將使孔孟

遺矩爲之蕩然束髮受書白首顛躓必遭鳴鼓之攻叩歷之責矣由是刻意反求側身訟咎先於義利分界微茫回頭猛省而戲言戲動舊習往往而萌乃知紫陽主敬工夫顛撲不破也時有以主敬工夫須變化者公立論破之文多不載嗚呼公之所以躬行心得坊表人倫略具於此矣夫其學於古也詳故其履而行之也正其尊德樂義也誠故其游於爵祿名譽禍福之閒灑然而不攖其饜飫於名理也有紛紜之說故其教人諄復懇至循而道縈引而不猒自得之旨時時發之於聲詩優柔平淡若無他奇而循之不窮攀躋無自公之所養何如哉五十七年十二月公

自為墓志其銘曰緊馮虛之眇身兮乘一氣之鴻濛知生死如晝夜乃原始以反終唯循理而順命坦逍遥兮大同應朝聞兮夕可亦不滯乎苦空乘白雲兮悵望念來者兮仲仲明年四月卒年七十有五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壬申門下後學羅有高謹狀

詳而有要行狀之至佳者